

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照亮未来

美丽河北

人文之美

河北省宣传部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举办

赵州桥



赵州吃茶

梁勇



杭州著名的九溪十八涧附近的林海亭石柱上刻有一副禅意深远的佳对,上联曰: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下联曰:日归可缓试同歌陌上花来。赵州即现在的赵县,都知道赵州不产茶,何来赵州茶?事实上,这里所说的茶绝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是深透着人间大智慧的禅茶一味。

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写有赵州禅师手书“吃茶去”三个汉字,肯定就是茶馆、茶社。这就是赵州茶的世界魅力和中国茶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赵州禅师“吃茶去”的公案,早已成为赵州茶的标志。

何为赵州茶,简而言之就是三个字“吃茶去”。

而赵州茶与吃茶去皆缘起唐代那位了不起的赵州和尚。

唐代河北道乃茶马互市必经之路。河北赵州出了两位著名茶人,一是好茶成癖的范阳才子卢仝,另一位就是有赵州古佛之誉的赵州和尚从谏禅师。

与风流倜傥的卢仝相比,从谏禅师是一位活了120岁的奇僧。他在赵州修行近四十年,是中国茶道的鼻祖之一,更是东亚茶文化圈公认的禅茶始祖。

赵州城里有一座著名的柏林禅寺,创建于东汉,是佛教传入中国最古老的道场之一。隋唐时期称观音院,宋朝改称永安院,金元时期改名柏林禅院。《隆庆赵州志》中记载,古时柏林寺松柏森森,碑碣众多,殿堂林立,一直是畿内名刹。寺内的实际禅师塔,民间俗称柏林寺塔,就是元朝为纪念从谏禅师修建的佛教建筑。

从谏禅师,俗姓郝,山东曹州人。年轻时到曹州龙兴寺出家。后来在安徽一代,周游名山宝刹。唐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唐武宗灭佛,从谏禅师的寺院被毁,只得四处游荡。几年后,他来到赵州,应赵州观音院(今柏林禅寺)众僧之请,驻锡观音院。当时已年过八旬。之后他居赵州近四十年,时人以“赵州古佛”敬称之。

从谏禅师睿智幽默,自成一宗,大江南北声名远播,有一典故流传甚广。控制四州的成德军节度使王镕,曾多次慕名到赵州,邀请他到真定(今正定)。一次,王镕与避难滞留真定的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一起来拜访从谏大师。已经一百一十多岁的从谏禅师坐在禅床上说:我自少吃素,如今老迈,无力下床相迎了。

可第二天,王镕派一位牙将送信,从谏禅师却下床相迎。随侍和尚便问:师父,昨天赵王等人前来你不下床,这次将军来了,你为什么却下床相迎?禅师一笑道:一等人来,我在禅床上迎接;中等人来,我下床迎接他;末等人来,我要到前门去迎接。

从谏禅师以其独特的价值观把通俗幽默的禅风与茶

道结合起来,在备茶、吃茶、品茶中对话参禅,创造了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赵州茶文化。

关于赵州禅师“吃茶去”的公案,早已成为赵州茶的标志。

翻开《赵州禅师语录》,有这样一则故事:唐代驻锡观音院的赵州禅师,以平常心本分事,接引学禅者。有一次,他问一位新来的僧人:你以前曾到过此间吗?僧人回答说:到过。赵州说:吃茶去。他又问另一位僧人:到过此间吗?僧人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此时,站在一旁的院主问赵州:为什么到说过吃茶去,不曾到过也说吃茶去?赵州禅师说:院主!院主应了一声。赵州说:吃茶去。

赵州老和尚所说的,此间并非指他所在的禅寺,而是指参禅了悟的境界。他对于曾到和未曾到的僧人,都给予“吃茶去”这样一个同样的回答,体现了“悟了还同未悟时”的禅境。

赵州老和尚这三声颇有意味的“吃茶去”,后来被禅门看成是赵州禅关,成了禅林中的一大著名典故。经常在禅堂的公案中为僧侣所喜闻乐道。这就是赵州茶的由来。后来,吃茶去以赵州茶的形态流入民间,经不断演化,使赵州茶的内涵得到极大丰富,遂成为赵州茶道。在北方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已逐步形成以赵州茶道为核心的茶文化流派。南功夫,北吃茶,已经深入人心。赵州茶道,由此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的文人、士大夫们说到当时的高僧,都知道南有雪峰,北有赵州。雪峰就是福建雪峰寺高僧义存禅师。而在雪峰寺义存禅师的道场,却建有望州亭,表示雪峰禅师仰慕赵州古佛。可见赵州从谏禅师在唐代崇高的地位。

在遥远的南方,中国茶叶原产地之一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的山门上,挂着赵州关的匾额,也是因崇敬赵州古佛而题写的。

后来,赵州禅师的传人将他的语录进行整理,编辑成《赵州录》《赵州禅师语录》《赵州实际禅师行状》等。从此,赵州古佛与他的“吃茶去”就成为赵州茶的经典标志,流传大江南北。

自古至今,赵州茶文化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在日本,可清晰追寻到海上茶叶之路和赵州茶道的踪迹。

日本茶道与赵州茶关系密切。自唐代引入中国茶文化后,中国茶道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和发展,逐渐成为日本进行礼仪教育的一种方式。日本《铃木大拙全集》等经典中,记载着赵州从谏禅师和赵州茶的故事。赵州茶对中日文化交流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日本天台宗本山比叡山延历寺是最早从中国引种茶的日本寺院之一。804年,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法师随遣唐使入唐求法,一年后回国,携回大量佛教经典和中国茶种,在比叡山麓开设了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吉茶园”,虽然面积仅260平方米,但被奉为日本茶祖圣地,受到日本政府、民间组织、企业界和佛教界尊崇。而他入唐求法之路被称为“海上茶叶之路”。

后来,日本高僧圆仁法师,遵照恩师最澄法师的遗愿,踏上入唐求法之路。他从山东途经河北道

赵州茶道对中国茶文化贡献巨大,但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却似乎远不及功夫茶,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应该是缺少系统地整理挖掘和宣传推广。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通知相关省、市、自治区,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终于从十余年的酝酿,迈出实质性一步。万里茶道申遗,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茶文化。

茶道起源于中国。至少在唐代或唐以前,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以动物脂肪为主要食物,必须靠饮茶帮助消化,维护健康。而随着唐太宗开启的茶马互市逐渐繁荣,中原贵族和文人就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寺院僧众念经坐禅,以茶为饮,清心养神。而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论茶、品茶、赋诗的社交活动中,各抒胸怀。把茶叶加工、茶具制作、炮制茶饮与饮茶融入生活礼仪中,创造了文化内涵丰厚的中国茶道。唐朝渤海僧《封氏闻见记》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另一位唐代学者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也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生动的描绘。

而把禅修与茶道整合并弘扬的智者当首推从谏禅师。他把参禅与生活结合起来,让禅修成为修行的一种仪规、智慧与启迪。从谏在赵州观音院近四十年间,各地前来的信众络绎不绝,他每每都像拉家常一样平易近人。用“吃茶去”喝粥、洗碗、扫地这些生活平常事,一样平常。在南方地区,最让大家热衷的

的赵州、镇州(今正定)、行唐到佛教圣地五台山。后来到长安,留下了智慧佛教经典和《入唐求法巡礼记》。

中国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赵州茶在日本传播,其集大成者被称为日本陆羽的荣西禅师。他来中国学法,重开中断百年的留学中国路和海上茶叶之路时,年仅21岁。1191年,他带着充满中国智慧的佛教经典和中国茶树种子回国,创建了日本最早的临济宗寺院,把赵州茶传播到日本,亲自在背振山播下了中国茶树种子,为了向日本推广中国茶,归国第二年,荣西禅师写出了被称作日本第一部茶书的《吃茶养生记》,被后世称为日本禅茶鼻祖。1694年,该书木刻版在京都问世,引起一股日本学习中国茶文化的热潮。

南宋末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径山寺取经,将包括茶具、茶台在内的中国茶道引进日本。日本《类聚名物考》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

当仁不让为功夫茶。苏轼有诗云:“闽中茶品天下事,倾身事茶不知劳。”以潮汕功夫茶为代表的南方茶文化,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广东潮汕功夫茶已经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申遗,茶香袅袅,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被广泛流传。

赵州茶道对中国茶文化贡献巨大,但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却似乎远不及功夫茶。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应该是缺少系统地整理挖掘和宣传推广。大多数人除了“吃茶去”三个字,对其他一无所知的窘境限制了赵州茶道的发展。

事实上,为了赵州茶能名副其实并扩大影响力,很多人付出过艰辛努力。1993年4月中旬,柏林禅寺的净慧老和尚带领徒弟赴江西云居山真如寺请茶雾茶苗。从江西回程时,他让徒弟们乘火车,而已在花甲之年的净慧老和尚则乘大卡车,亲自押运茶苗奔波数千公里返回赵县。

上千棵茶苗被栽植在柏林寺内,虽受到老和尚和县高级农艺师的精心呵护,但因土壤、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的差异而使“南茶北移”的试验没有成功。云居山茶苗在柏林禅寺虽然没有存活下来,但是这次请茶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1996年,赵州柏林禅寺注册云居山产云雾茶为赵州茶商标。净慧老和尚还专门赋《题云居山产赵州茶》诗一首:燕山修水隔天涯,明月清风共一家。千古禅

本《本朝高僧传》也说: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而赵州茶作为中国茶文化的标志,在日本的影响也日渐深远,被称为日本茶道集大成者的千利休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煮茶、吃茶、品茶、敬茶与悟禅程序不断完善,形成了日本茶道的基本仪规和框架,成为日本茶道的代表。

千利休的后人,积极传承赵州禅茶文化,丰富日本茶道,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书画。而日本大德寺和尚刚堂宗健在《题少庵居士像》一诗中写道:识得石鼎趣,味得赵州茶。充分体现了日本茶道对赵州茶的敬重和传承。大德寺另一位和尚宗单在《少庵画像赞》中也写道:今古家风无别事,茶烟轻飏一炉前。浸润着赵州和尚“吃茶去”的文化情怀。少庵同时代的大德寺高僧叔宗秀和尚题写《少庵画像赞》:家术传来泣可伶,风流偏善吃茶禅。今古传承新相得,犹茂孙持二百年。这些珍贵资料,揭示了赵州茶对日本茶道的深远影响。

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写有赵州禅师手书“吃茶去”三个汉字,肯定就是茶馆、茶社。而且无须任何翻译,几乎所有日本吃茶者,都能用汉语说出这三个字。这就是赵州茶的世界魅力和中国茶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巨大而深远的

林公案在,逢人且说赵州茶。

2005年金秋时节,由河北省佛教协会和韩国《茶世界》杂志社共同主办,赵州柏林禅寺承办的“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隆重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弘扬禅茶文化等课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同时把禅茶的境界要求“正清和雅”明确开来:正,即大方得体,神闲气足;清,即神清气爽,超凡脱俗;和,即天人合一,宾主相敬,平等包容;雅,即高情远逸,玲珑剔透。

近年来,如何打造和推广赵州禅茶文化成为当务之急。河北民间的茶文化爱好者通过自发组织的品茶会、赵州茶研讨会等形式,努力传播弘扬赵州茶道的文化魅力。近日,为了加强赵州茶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宣传推广,石家庄市民赵玉光提出成立赵州茶道研究院,举办“吃茶节”、推出独特的赵州茶道系列产品等建议,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今,为加强赵州茶道的研究推广,省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历时几年,对赵州茶文化进行了整理挖掘,进一步完善了赵州茶道的文化内涵。赵州茶道的茶学表达,赵州茶道的仪式呈现,赵州茶道初步形成了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

一肩茶沸灶,十里市忘喧。相信不久的将来,禅茶一味的赵州茶必将成为河北又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散发出历久弥香的禅茶味道。(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记者从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此前已经审议通过的《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7月8日起正式施行。至此,在鼓浪屿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厦门对鼓浪屿的综合保护进入制度化保障时代。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条例》明确,设在遗产区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单位,除受各自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外,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事宜,应当服从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统一协调和管理。(7月9日中国青年网)

毋庸讳言,世界遗产极其珍贵,是应当世代流传下去的大自然或祖先留下的杰作。世界遗产越多,保护的难度会更大,责任更重。时下,国内一些地方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果申报过热,仅仅是出于保护经济的目的,自然值得称道,但总有不和谐音符让人堵心。一些地方申遗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把目光盯在经济利益上,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申报前热火朝天,申报后无人问津,申报成功后,日思夜虑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至于什么遗产保护,早就抛到了脑后。

这种只申不保,借申生财的做法,自然给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蒙上一层阴影。一味向钱看,把遗产当作牟利的工具,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为了扩大景区的容量和收费景点胡乱开发改造,钱花了,景造了,却把原有味道搞得面目全非,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非但不可恶,而且可耻。近年,我国有多家世界遗产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予以黄牌警告。

值得庆幸的是,此类荒唐的做法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警醒。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我国已经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经验和教训。一些遗产地和风景名胜区的政府已经意识到遗产的价值和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并着手采取得力措施,如拆除商业性非遗产建筑物,尽量恢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但从总体来看,国内世遗项目仍面临着严重威胁,警钟应该长鸣。应当说,申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完结,而应该是承担起更大责任的开始。在世界遗产保护上必须杜绝短视和盲目,使其得到更为有效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让民族瑰宝,尽量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地保护历史和文化资源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因此,世遗保护要从研究国家遗产战略规划入手,从环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来考虑,申报的项目,也要考虑到关联度大、受益面广等因素。因为自然文化遗产一旦遭受破坏就无法复原,更不可再生。

尽管目前中国的遗产地没有一处列入濒危名录,但中国的世遗保护现状仍不容乐观。对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建议:一方面,加快世界遗产保护的立法步伐,建立国家遗产保护的管理机构,成立保护遗产专家委员会;另一方面,按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有关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正确处理遗产、旅游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同时,国家应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

应该说,申遗与旅游开发并不矛盾,既要申遗的申报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性;又要从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上,打破门票经济的怪圈,让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

雄安乡愁

北冯村的花房子

北冯村位于雄安新区安新县西南部,自安新县城驱车大约20多分钟到达端村渡口。火车一同乘上铁板货运船,在白洋淀浩渺的水面上一路南行,大约10分钟水路,便抵达杨庄码头。停船登岸,再有10分钟车程,北冯村便在眼前。



张家老屋

北冯村地处任丘、高阳、安新三县交界处,属于淀南区半水村。该村约建于明永乐年间,相传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而来。有个姓冯名长友的人在此建村,取名冯村,后来又分为南冯村和北冯村。从此处到安新县城,必须靠船摆渡,横跨白洋淀中最大的淀即西淀。随着淀中水运式微,北冯村便失去原有水上交通的优势,当地人买卖赶集,多去陆路交通便利的沧州市任丘市。

据老屋主人介绍,此老屋即张家老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坐北朝南,青砖平顶,面阔三间,中间开一门。墙体下部使用一层厚厚的苇草,又因老屋地势较高,半个世纪过去了,院落地面并不比周围邻居低,故至今保存完好。而老屋的精华所在,正是前立面,尤其是檐部装饰的精致独到。

老屋前檐上方建有一堵低矮别致的女儿墙,墙正中即屋门正上方部位,塑出一大朵盛开的白色牡丹花,花的轮廓宽约100厘米,高60厘米,花朵左右上方各伸出一根弧形金属丝,其末端分别是一朵小白花苞,依附在牡丹花上。房主

灵动,右窗檐上是3个一字排开的团花连成的一组图案,布局合理,画工细腻精致,历50年风雨,至今色调纯正,黑白分明,清新脱俗,不失中国水墨画的典雅风采。

张家老屋左前方,是一座同时期的王家老屋,坐北朝南,有保存基本完好的正房2间,以及屋顶已坍塌的厢房1间,院内堆放着杂物,看样子已多年无人居住。正屋前檐中间部位同样塑着一朵花,这是一朵怒放的菊花,外形较张家老屋的要瘦弱,宽约60厘米,高40厘米,同样的制作工艺,花瓣玲珑秀美,有傲霜斗寒之风骨。

在北冯村,两处老宅偏安一隅,相距咫尺,错落有致,年岁相当,风貌一致,如同珍藏已久的艺术品,任岁月更替,阴阳交错,恬淡怡静,历久弥新。(刘洁 图/文)

